第6章 韩国阳明学研究

1. 序言

本文综合分析了 2014 年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索引对象以韩国研究财团中正式收录的论文（KCI）作为标准，筛选了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一年内发表的论文。为写作本报告而被当作分析对象的论文集根据研究财团的分类方式可以整理成如下几类：哲学专业刊物（候选）25 个，儒教学 4 个，其他人文学 1 个，中文与文化 1 个，历史学 19 个。

分析以上学术刊物之后，对其中符合“韩国阳明学”主题的 8 篇论文进行了研究。为了使读者对于全部论文有一目了然的理解，首先运用两种分类方式进行了分类。一种是按照人物进行分类，另一种是按照主题进行分类。按人物分类中又分为江华学派和其他类。按主题分类因为整体论文数量不多，而且按照主题分类有些困难，所以就按照领域（教育、生态、经学）和内容（道德文章论、实心实学、传记、格物致知）进行了整理。

2. 按人物分类

1）江华学派相关论文（6篇）

序号	作者	论文标题	学术刊物	发行机构

1	金珉在	对郑齐斗良知具有的特征及实现过程的再思考	《哲学论从》第78辑，第4卷	新韩哲学会
2	金世贞	霞谷郑齐斗的生态意识	《儒学研究》第31辑	儒学研究所
3	金世贞	郑齐斗为实现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修养伦	《东西哲学》研究第74卷	东西哲学会
4	千炳敦	兰谷李建芳和深齐曹兢燮的道德文章论	《阳明学》第38号	阳明学会
5	宣炳三	阳明学者郑齐斗“中庸”的理解	《东洋古典研究》第55辑	东阳古典学会
6	韩正吉	再论心学与实学：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以及朝鲜后期的实学--以对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批判反省为中心	《韩国实学研究》第28卷	韩国实学学会

与韩国阳明学相关的全部 8 篇论文中，如果对涉及的人物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发现与所谓江华阳明学派相关的研究几乎占据了一大半。并且这其中研究江华阳明学派的泰斗－－郑齐斗的思想的论文共 4 篇，占了 50%，分别是金珉在的《对郑齐斗良知具有的特征及实现过程的再思考》（《哲学论从》第 78 辑，第 4 卷），金世静的《霞谷郑齐斗的生态意识》（《儒学研究》第 31 辑）和《郑齐斗为实现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修养伦》（《东西哲学》研究第 74 卷），宣炳三的《阳明学者郑齐斗“中庸”的理解》（《东洋古典研究》第 55 辑）。

金珉在坚持将郑齐斗的良知学和道德伦理学进行比较的比较方法论的同时，也用现代的方式进行解释，金世静的论文将郑齐斗的哲学分别从生态论和修养论的层面进行研究说明。此外，宣炳三则对郑齐斗经学思想中的一部分－－中庸观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对大韩帝国末年时，传承了江华学派的李建芳和他的弟子郑寅普进行研究的是千炳敦的《兰谷李建芳和深齐曹兢燮的道德文章论》（《阳明学》第 38 号）以及韩正吉的《再论心学与实学：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以及朝鲜后期的实学--以对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批判反省为中心》（《韩国实学研究》第 28 卷）。千炳敦的论文对李建芳和当时以作家身份著称的曹兢燮就文章论进行讨论的书信进行了分析，并在此过程中介绍了李建芳阳明学的文章论。韩正吉的论文对郑寅普视作为韩国阳明学标准的实心实学概念进行了反省。

2）其他（2篇）

序号	作者	论文标题	学术刊物	发行机构
1	千炳敦	深齐曹兢燮的“格物”学说研究	《阳明学》第39号	阳明学会
2	卢承奭	关于芝浦朴镡的研究	《阳明学》第39号	阳明学会

卢承奭的《关于芝浦朴镡的研究》（《阳明学》第 39 号）中研究的朴镡，虽然本来说坚持朱子学立场的朱子学者，但是作为霞谷的学友，他与霞谷不断地交流，因此被认为对于霞谷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李建芳进行学问交流的深齐曹兢燮継承了岭南学，并在朱子学的传统中批判了阳明学。千炳敦的《深齐曹兢燮的“格物”学说研究》（《阳明学》第 39 号）探究了目前在学界几乎未被研究的深齐曹兢燮的格物学说。据此可以再次确认大韩帝国末年知识分子批判阳明学的基本立场。

3. 按主题分类

2014 年一年间发表了 8 篇论文，从数量上来看，其实并不多。即便如此，按主题分类之后来看的话，并不显得单调。首先，将讨论郑齐斗的论文按主题进行区分的话，金珉在的《对郑齐斗良知具有的特征及实现过程的再思考》（《哲学论从》第 78 辑，第 4 卷）从教育学的层面，金世静的《霞谷郑齐斗的生态意识》（《儒学研究》第 31 辑）从生态学的层面，宣炳三的《阳明学者郑齐斗“中庸”的理解》（《东洋古典研究》第 55 辑）从经学层面分别进行了研究。这三篇论文各自通过不同的棱镜对霞谷的思想进行透视，这一方面显示了霞谷的思想本身具有多元化的要素，另一方面可以被认为对霞谷的思想进行深化延伸研究。

与霞谷学派相关的千炳敦的《兰谷李建芳和深齐曹兢燮的道德文章论》（《阳明学》第 38 号）使我们能够了解朝鲜末年杨明学者的文章论，韩正吉的《再论心学与实学：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以及朝鲜后期的实学--以对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批判反省为中心》（《韩国实学研究》第 28 卷）超越性地讨论了在揭露韩国阳明学

本质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实心实学，从这点来看，这是一篇颇具意义的论文。

同时，虽然与并非阳明学者，然而在当时与阳明学者们交流过的两位儒学家（朴镡、曹兢燮）相关的论文因为做的是未被研究过的新研究领域，因此备受关注。卢承奭的《关于芝浦朴镡的研究》（《阳明学》第 39 号）参照了当时多样的文献，详细地介绍了因为文集散失，连基本的传记研究都没能进行的朴镡。千炳敦的《深齐曹兢燮的“格物”学说研究》（《阳明学》第 39 号）是对大韩帝国末年凭借作家身份名声显赫的曹兢燮的格物学说进行讨论形成的初步研究成果。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评

众所周知，朝鲜儒学唯朱子学独尊。反对朱子学的学问甚至被批判成为“儒林乱贼”，阳明学在当时也无法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霞谷郑齐斗接受了中国的阳明学，并希望给朝鲜带来新气象。他在晚年隐居江华岛，他培养的学者日后形成了“霞谷学派”（江华学派），大韩帝国末年爱国爱民的代表学者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事实上，对霞谷郑齐斗的研究即为对朝鲜阳明学的研究，郑齐斗阳明学的特征即为韩国阳明学的特征。为堂郑寅普称霞谷阳明学的特色是实心实学。并以此作为朝鲜阳明学的特征，将阳明学派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明确的著作，或者在论述期间有可以作为证据的事物，即便外人不知道也毫无疑问地被称作阳明学派的，崔鸣吉、张维、崔锡鼎、郑齐斗、李光信、金泽寿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虽然有批判阳明学的内容，然而综合前后内容来看，只是表面上巧妙地掩人耳目的内容，内里其实明显主张阳明学，李匡师、李令翊、李忠翊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连半句都未提及过阳明学，很隐晦地接受阳明学，虽未言及阳明，但根据其一生所主张的核心精神，可以看出其确实为阳明学者，洪大容属于这一类。

但是，为堂用像这样的分类法将朝鲜后期被认定为实学家的洪大容归为阳明学者，也因此受到了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和朝鲜后期的实学之间区分模糊的批判。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论文即韩正吉的《再论心学与实学：朝鲜阳明学的实心实学以及朝鲜

后期的实学--以对为堂郑寅普的阳明学观的批判反省为中心》（《韩国实学研究》第 28 卷）。

韩正吉如此说道："为堂像这样的阳明学观存在不少问题，那就是'实心实学'并非阳明学专有的用语。'实心实学'也是朱子学者或者批判阳明学的朝鲜后期实学家们经常使用的话。因此，某人因为主张基于实心的实学而马上将其定义为阳明学者，这是不可取的。即便如此，为堂凭借阐述'朝鲜阳明学派'并做基于实心的实学这点理由，甚至将批判阳明学为异端的人也评为阳明学者，这也最终导致了即便不是阳明学者也被归为'朝鲜阳明学派'这样的结果。"

这完全可以说是恰当地提出了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开始怀疑到底实心实学这四个字能否保证自身的认同性以将朝鲜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实学者区分开来。因此，韩正吉指出："尤其是实心这个词，它在朝鲜后期的文献资料中频繁出现，这可以说是反映了朝鲜后期新的文学潮流。但是，因其强调实心或者主张基于实心的实学而立刻将其定义为阳明学，这不太合适，这是因为批判阳明学的人也可以谈论实心实学。我们可以举出尹拯、洪大容、朴趾源这些人的例子。这些人虽主张实心实学，却很难被断定为阳明学者。"甚至连江华学派的学者们也讨论了批判阳明学的情况，并指出："根据现存研究，江华学派共同拥有的特点是实心实学，但是江华学派内部也有批判阳明学派的人士。"

结果，为堂的朝鲜阳明学派分类方式的问题就很明确了。"江华学派虽能被定义为实心实学的范畴，却不能定义为阳明学的范畴。实心实学和阳明学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实心实学比阳明学的外延更大。为堂阳明学观的问题点源于在实心实学中未能明确定义实心的外延。"

因此，韩正吉在结论部分有关实心实学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对实心实学进行仔细的分类。例如可以分为朱子学的实心实学，阳明学的实心实学，实学者的实心实学，霞谷学派的实心实学。有必要通过对这几类实心实学的共同点和差异点进行说明，并对于实学的意义以及理论基础如何不同进行一番讨论。第二，辨别霞谷学派中主张阳明学实心实学之人和并非主张阳明学实心实学之人。据此，如果霞谷学派中有主张阳明学派实心实学之人的话，就能将其归为阳明学者了。"

实心实学这一术语规定了朝鲜阳明学的认同性，从很久以前就被学界接受了。然而，实心实学这一术语就像实学一样，具有先天性的制约，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论文超越性地接近这一块，并试图解释清楚，从这一点来看，本文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直截了当地问一句：本论文的意图成功实现了吗？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成功的成果。虽然如此，将实心实学这一术语存在制约性这一点再次提出供众人讨论，也就是说，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看，本文的价值丝毫不逊色。

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运用韩正吉的解决对策，对朝鲜阳明学派的认同性－－实心实学做出更明确的界定。比如在讨论界定方式的同时，在内容方面，通过霞谷学和阳明学的比较，霞谷学和阳明后学的比较，以及霞谷学和日本阳明学的比较等，持续推进阐明韩国阳明学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工作。

另外，在界定郑齐斗思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郑齐斗思想的影响的评价。这与上文韩正吉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实心实学这一界定并非只适用于阳明学，也同样适用于朱子学。如此这般，实心实学既可视作阳明学的要素，也可视作朱子学的要素。如果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话，就能对于作为阳明学者的霞谷，作为朱子学者的霞谷，或者作为朱陆调和论者的霞谷等进行评价。

现代被称为郑齐斗研究的先驱人物－－史学家尹南汉（1922-1979）也很早就提出了与此颇为类似的见解。即把郑齐斗的思想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二时期，也就是 41-60 岁在安山的时期，他全面地学习了王学；在第三时期，也就是 60 岁之后在江华岛的时期，他把重点放在了经学和经世学上，并批判王学的弊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回归程朱学的倾向。尤其是江华岛时期之后，转变为以经学为中心，这被认为是与他年轻时所批判的程朱学的妥协和回归，或者说通过阳明思想的深化实现朱王学的一统，在这种意义下，他把经学当作归宿。

60 岁隐居江华岛之后，霞谷的著述大部分是对于经世论、经学、礼学的议论，没有像以前的《存言》、《学辩》一样，全面提出阳明学的著作。那么，这是说尹南汉的指责是正确的吗？对此表明反对立场的论文是宣炳三的《阳明学者郑齐斗“中庸”的理解》（《东洋古典研究》第 55 辑）。

阳明心学批判朱子学的基本立场是陆象山之后的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对立结构。即朱子侧重于道问学而忽视尊德性的学习。此外，朱子不是有说过“六经皆我注脚”这样的话吗？从这点来看的话，那么尹南汉所言江华岛时期之后，霞谷转变为以经学为中心，这是与他年轻时所批判的程朱学的妥协和回归，或者说通过阳明思想的深化实现朱王学的一统，这一论调是具有充分的前后证据的。

宣炳三为了讨论这一问题选择了《中庸说》。这是因为《中庸》作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经典，能够反映郑齐斗的经学观，同时《中庸说》是他在 72 岁时所创作的著作

，其中包含了郑齐斗对于《中庸》之理解的精髓。宣炳三的假说比较明确。《中庸说》是有关《中庸》的一种经学方面的研究，但是，这篇《中庸说》却以阳明学的观点作为主流。那么，尹南汉提出的霞谷以经学中心，与程朱学的妥协和回归，或者说通过阳明思想的深化实现朱王学的一统的主张就有可能不正确了。

宣炳三首先提出了郑齐斗对于《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注解中和朱子不同的三点，即第一，性的范围，第二，率的意义，第三，修的意义。

第一，关于性的范围，“朱子认为作为存在的证据的性和具体的条理－－道是对于存在者（人类和万物）而言必需、不可缺的，从这一存在论的观点将外延类扩大到人之外的万物；郑齐斗只局限于人的道德实践，似乎只局限于人心。”他如此评论。

第二，关于率的意义，他评论道：“郑齐斗批注道：‘率循也，由之自然也，道者，人心本来然之理，性之本体也（性之实事）’，此处所谓‘道为性之本体’的注解被认为完全跟随朱子的观点，然而最初在对第一章整体的注解中，他既然已经提出修道的两大要素是率性（圣人分上事）和修道（贤人分上事），那么此时的率性是与朱子的观点对立的。像这样，对于率性的界定之所以出现两种，大概是因为阳明学的总论－－致良知，关于学习的理论，顺应了良知的命令而实践并扩充良知。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结构上，良知作为人心本来的道理，成为了性的本体，同时按学习理论来看的话，这也可以被称为顺应良知的命令而率性的过程。”

第三，关于修的意义，“郑齐斗说：‘修修之也，事之在人也；教者，效而为之之义，道之所夏也。’和朱子的观点发生正面冲突。很早之前，王守仁也曾批判将教注解成礼乐刑政，该内容被载入了《传习录》。王守仁批判的根本原因是如果承认礼乐刑政是教的话，就不得不肯定朱子在《补亡章》中所述即物穷理的格物致知说。”

因此，作者写道：“关于首章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着眼于和朱子的差异并展开议论。虽然有些简略，通过这能够再次确认郑齐斗《中庸》之理解的核心在于心学的修道。”霞谷《中庸》之理解并未将重点放在如尹南汉所主张的‘和朱子学的妥协、回归或者统一’之上，而是将重点放在通过经学方面的注释而实现阳明学正当化。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主张，进一步探讨了除《中庸说》以外的《中庸》相关资料，全面考察郑齐斗《中庸》之理解，即所说的“考察了郑齐斗关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观点，并将尊德性和道问学分为根本和方法，本体和学习，然后阐明尊德性是根本这一观点。”并且，他最终总结说道：“在分析其《中庸》之理解时，可以确认的是他的经典（《中庸》）研究的基本立场依然是根植于阳明学的。”

将这两篇论文联系起来探讨的话，如果说韩正吉的论文打开了城门，那么宣炳三的论文则可被视为在城内直接与城主进行谈判，即使不知韩正吉和宣炳三本人是否同意这种比喻。

接下来将视线转移到以哲学视角而非哲学史视角探究霞谷思想的论文。将现今韩国东洋哲学界的论文类型进行大致分类的话，可分为偏重于哲学史方面的论文以及试图重新解释现代哲学之源（心理哲学、道德心理学等）、侧重哲学方面的论文，这样就助于搞清楚特定哲学家的思想或者其哲学的意义脉络。如果比较 2000 年之后哲学史论文和哲学论文所占比重，因为韩国东洋哲学界的特征而出现的所谓哲学方面的论文比重上升，金珉在的《对郑齐斗良知具有的特征及实现过程的再思考》（《哲学论丛》第 78 辑，第 4 卷）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金珉在在说明本论文目的的时候，指出："探究朝鲜阳明学者代表人物－－霞谷郑齐斗的良知概念所具有的特征，将实现良知的过程以现代的观点重新进行阐释。换句话说，笔者通过此研究，阐释了良知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阳明学和韩国阳明学之间的差异点。通过研究郑齐斗有关《大学》、《中庸》、《孟子》等经学方面的立场，试图将良知实现的过程体系化。"

因此，这篇论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于郑齐斗的良知的特征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对良知实现过程的阐释。前者充分利用了哲学史的背景知识，后者则运用了教育学（道德教育）理论。因为作者是道德教育专业者，第一部分的内容充分融合整理了现存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作者积极地重新做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预想到的。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金珉在指出："首先比较、分析了程朱学这、陆王学者的良知观点和郑齐斗的良知观。和程朱学者相比，陆九渊、王守仁这两位阳明学者左派学者更为重视良知。他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信念或统一性相比，比较缺乏逻辑和系统性，并渐渐丧失教化社会的功能。与此相反，郑齐斗因为在分析的基础上理解良知，偏向于强化良知道德方面的特点，通过理的三重结构和良知体用论进行展示。"

以上观点可以说是东洋哲学界的一般立场，金珉在应该也采用了这一逻辑。然而，因为其将郑齐斗阳明学的特征和阳明左派相互区分并进行说明，并据此采纳"理的三重结构和良知体用论"，这多少有些争议，因此不得不进行讨论。众所周知，对于理的三重结构的理解主要依据金教斌的研究成果，对于良知体用论的理解则依据崔载木？（Jae Mok Choi ）的研究成果。

首先，金珉在如此解释理的三重结构："在郑齐斗理的三重结构中地位最低的是物理。物理作为事物和事态的条理，在其思想中未能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当执着于条

理概念时，问题就产生了。郑齐斗主张众多程朱学者认为特定条理由固定的理定义，并将这一点赋予过于大的意义，而失去了学问的本心.....郑齐斗最频繁提及的就是这一点，此外，他还较多地讨论了生理。生理将人与草木禽兽等其他存在相区分，郑齐斗将这一概念与仁、明德、恻隐之心等联系在一起进行说明.....但是郑齐斗不仅只议论了生理，还提到了真理。真理虽在理的三重结构中占据的比重小，然而就价值而言，它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真理，郑齐斗的思想才得以与阳明左派不同。”

这样，在生理的基础上又提出真理的意图就很明显了，但并不见得他就完全理解了霞谷的生理的概念。这是因为当初霞谷在与朱子学相反的立场上提出了作为良知的生理。对于霞谷来说，生理即良知，阳明学者霞谷无法提出超越良知本体的其他任何本体，这是不言自明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辩驳说真理和生理只是名字不同，内容是一致的。但是，事实上，应该注意的是霞谷在良知以外又提出生理的深层原因在于他认为真理不过是生理的属性。

第二，关于良知体用，金珉在写道：“郑齐斗的确直视了阳明学的弊端.....在这一点上，通过联系良知的体与真理，试图解决任情纵欲的问题。”“将良知的用归结为生理，良知的体归结为真理，这就同时确保了良知所展现的生动性和道德性。”

提出良知体用论的崔载木主张在体用关系论中，霞谷警示了阳明学派任情纵欲的弊端，提出有体有用（先体后用）的体用论。然而，这样的评论却引起了和他原本单纯的意图不相符的问题。原本阳明学的体用论是即体即用，朱子学的体用论是有体有用，这就是朱子的性和阳明的良知所具有的本质差异。如果未能清楚表明这点义理的话，就很难说霞谷思想是阳明学，即便其避而不谈任情纵欲的弊端。

此外，所谓生理，其重点不在于良知的生动性，而在于生命体的道理（用霞谷的话来说就是生身命根）。因为生命体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缺一不可，生理就是使精神（道德性）和肉体（生理需求）相互调和的道理。霞谷希望用理气一元概念应对朱子的理气二元思想。这是在以理气论的一致性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点的朝鲜学界，把生理所具有的良知正当化的朝鲜阳明学者霞谷的卓越成就。

再看看第二部分。金珉在提出：“本研究尝试将郑齐斗的良知的实现过程进行现代解释。首先探讨了反省的诚意。在郑齐斗的思想中，诚意使格物和致知融合，使内心的良知不区分私欲，持续地观察反省，并且合时宜地发挥作用。随着持续的反省形成道德的满足感－－自慊，通过诚意以及自慊实现良知道德上的热情和意志。”

诚意体现为反省，自慊体现为道德满足，愉悦感也必然随之而来，并且道德满足体现为道德上的热情和意志，像这样从对于至诚和至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他作为教育学（道德教育）专业者的远见卓识。

最后，金珉在指出霞谷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教育论对于现代教育（道德教育）界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明确解释现在教育界中所使用的“反省”、“道德热情·意志”等术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因为他有关“反省”的思考，对于“反省内心具体是什么意思？”“反省和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概念－－道德探究有何区别？”这些问题才能下明确定义：“是驱使对事物·事态发自内心的疑虑变得诚实、正确的努力，是派生出道德层面的愉悦感和满足感的出发点。”

此外，因为他“道德热情·意志”的思想，“从定义方面如何评价敏感性或者道德热情？”这一问题才有了这样的答案：“道德热情·意志是以道德满足为原动力，是将公正而正确的内心作用范围从个人扩张为包含自然万物的宇宙范围的欲望，以及通过积极实践，使至极的德性得以新生的意志。”

另外，对于道德心理学中依然在寻求答案的问题“什么导致道德动机？构成基于意志的道德性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判断道德性是否构成个人认同性的核心的要素是什么？”据说霞谷的良知学提供了很多启示。

因此，金珉在这样说道：“他反映并说明了郑齐斗提出的良知实现过程，由道德判断到行为的完成过程，‘道德满足感’之类的人的心理，从这点来看，他提供了相当多道德心理学的启示。”“最关键的是，他把从反省到向道德热情和意志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以良知为中心进行统一研究，这点值得关注。因为这与心理学中，讨论道德性的时候将其与认知、情绪、行动相分离进行研究的方式，以及有关于人的观点不同。”“道德心理学者们将焦点放在用道德性分别定义并统一认知、情绪行动，这虽能带来研究的便利，但是在说明共同生活的人类本身时会有些困难。但是，郑齐斗将我们的内心（良知）作为中心，综合人的各个方面，对于真实人类的理解大有裨益。”

虽然是需要严密论证的主题，在结论部分，他却如此果敢地表明个人看法，如果将这理解为他为后续研究表明决心，那么就可以充分赞同这一内容了。

在结论部分，本论文以适当的篇幅整理了庞大的内容体系，就像摆好的韩国饭桌一样。是 2014 年发表的论文中，具有高度问题意识的论文。

简单整理了一下三篇论文，虽然各篇论文议论的主题不一，但是在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颇有说服力地提出个人主张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5. 评价及展望

虽然只有 8 篇 2014 年发表的论文，韩正吉、金珉在、宣炳三、卢承奭的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及论述展开都各自比较具有说服力。事实上，一年内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刊载的韩国阳明学研究论文不过 8 篇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韩国阳明学在朝鲜儒学史中所占比例不高。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 8 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集中于江华阳明学派。因此，为了以后朝鲜阳明学研究的繁荣，有必要发掘新的研究学者，探索新主题，扩大讨论的范围。当然，最大的问题障碍还是如何克服文献的制约。譬如，朝鲜时代儒学者中，虽具有阳明学的特色，如果考虑到在其整体思想中所占比重，很难被定义为阳明学者的情况；或者阳明学者的色彩虽很浓厚，然而因为文献失传，无法进行正式研究等等情况，这些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